

种田和写作，一样的道理



陆春祥，笔名陆布衣，浙江桐庐人，一级作家，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委员，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。已出散文随笔集《病了》《字母》《字字锦》《连山》《水边的修辞》《论语的种子》等三十余种。主编浙江散文年度精选，风起江南散文系列等五十余部。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、中国报纸副刊作品金奖、报人散文奖、丰子恺散文奖等数十种奖项。

你种田，一粒米是一滴汗，
我写作，一个字是一滴血。
扉页上的句子，不是我原创，
不知道谁说的，当时写下，
只是觉得合适自己，
种田和写作，一样的道理。

陆春祥文



浙江302省道，杭州至千岛湖公路51KM处右拐就是我的家，白水小村，一个袖珍型的自然村，《光绪分水县志》称白水庄。农村包产到户以前，几十户人家的白水，有两个生产队，我家在上村，五队，下村是四队。白水隶属于溪对面的广王大队，人们都叫广王岭。白水依山临溪，山连绵成岭，却没有名字，溪叫罗佛溪。

分水江为富春江最大支流，又称天目溪，流域面积三千多平方公里，跨浙皖两省，它也有很多支流，支流的支流，我家门前流过的罗佛溪，就是分水江支流之一。准确地说，罗佛溪应该是前溪的上游，它和来自另一方向的罗溪，在我家对面的百江汇合成人字状，然后蜿蜒几十里入分水江。

罗佛溪仍然有支流。白水依的无名山，有两个方向，我们叫小坞和大坞，山都只有一二百米高，紧紧拥着溪，路随溪转，小坞不太深，路也比较窄，差不多一个小时能走到底，大坞显然深许多，长长的机耕路向深处蜿蜒，宽阔得能开拖拉机，行至半途，再左右分叉，右边横坞，左边直坞，一直通到大坞的最高点。山顶上有民航的塔台标志，村民们喊它“飞机目标”，海拔六百多米，白水村的最高山，村民们的活动范围基本到此为止，再往远处走，就属别的地方管辖了。

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山林、河道都是宝贵的财产，人们领地意识很强，不能随便侵犯。小坞溪大坞溪，从来都没有名字，村民们只喊小坞坑大坞坑，大人们从大坞坑里截出一股清流，直接从表舅一窝家门边流过，门口坑就形成了。坑两边用石头垒成砌，架上青石板，一步可跨的行人桥。

我们的日子往往从门口坑开始。清晨，坑上游常常是挑水的人们，两只木桶，一只水瓢，一瓢一瓢舀，一担，一担，一天的用水，要挑好几担。我从十来岁起就挑水了，挑不满，几十米路，多挑一担就是。坑下游，妇人们三五聚集，各自找位洗菜洗衣，坑里有小游鱼，忽撞一下菜，忽撞一下衣，东家长，西家短，新闻和八卦，反正除了她们自己听听，鱼也不会听。

门口坑，不好听，不过，名称实在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一直生活在水边。

一

我从记事到五年半小学四年中学，是个知识大荒芜时代，家里基本没什么书，我也读不到什么书。《在饥渴中奔跑》一文中，我这样写对我影响最深的两本书：新华字典，我甚至都背过；偷看我叔叔的《赤脚医生大全》，我的生理启蒙，都是从那书上获得的。

父亲在东溪公社分管知识青年工作，他带回一套专门为知识青年编写的系列丛书，历史、天文、地理等等，有几本忘记了，我都细读过。读大学前，我没有读过世界名著，只在分水中学四合院复习时，夜间偷偷溜出去看过电影《王子复仇记》。

那就不去说那令人遗憾的读书了，虽然正是最好的读书时光，我这个年纪的人状况都差不多，城市的孩子应该会好一些。我重点说劳动。

父亲在公社工作，一般每月回来休息两三天，家里主要劳动力就是外公。外公大名陈老三，江西人，是外婆后来的丈夫，母亲十四岁时，他来到了我外婆家。我妈二十岁生的我，一岁多，外婆就去世了，但我和外婆有张合影，外婆和母亲抱着我，我软软地歪着头，母亲说我只有一个多月，边上还有爷爷和父亲，这是我和外婆唯一的合影。

外公人还比较高，背微驼，但不影响劳动，挑烂粪、挖山开地、放牛，什么活都能干，就是不会插秧，后来，他专门为生产队放牛。母亲本来就体弱，家里又有三个孩子，根本无法干生产队的活，年终结算时，只有外公做的两三千工分。

于是我家常常“倒挂”，所谓“倒挂”，就是平时从队里分配得到的粮食及其他生活生产资料，都属预支，年终分红时用工分按分值折算，不够的叫“倒挂”，劳动力多的家庭，可以分到几百块钱。

我家一直“倒挂”，要用父亲的工资交进去补，否则来年生产队会停发各种物品。父亲的工资，二十余年没有调过，一直是四十多块，要养这么一家人，日子的艰难可想而知。妹妹秋月顶职前，在家干过三年活，即便这样，家里依然“倒挂”，直至分到户。

这就是我参加劳动的大前阵，秋月比我小两岁，也是主劳力，她下课后主要打猪草，夏云弟弟比我小五岁，干的活就少许多。

我的劳动，从砍柴开始。

外公放牛，并不闲着，将牛赶进山里，然后割牛草、挖地、锄草、砍柴。我七八岁时，就随外公放牛，我也有装备，穿上小草鞋，腰里系着刀鞘，鞘中插着把柴刀。现在无法想象，家长会放心这么小的孩子用刀砍柴。两山夹着一条窄道，几只牛在前面慢慢腾腾地行，我和外公在后面慢悠悠地走，牛一边走一边看着路两边，遇到嘴能够得着的青草，它会咧嘴卷起草嚼几口。到一片山脚，外公选了个还算平坦的地方停下，他将柴蓬周边的杂草都砍干净，中间留下几根光光的杂树干，然后指导我砍柴：刀要握紧，一下一下砍，往柴的根部砍，往根部的一个地方砍。

我想，这大概就是砍柴的秘诀了，如果刀握不紧，很容易飞出去，砸伤自己，朝一个地方砍，就不会像蚂蚁爬树一样，上一刀下一刀，力气小，多砍几下，总会砍断的。指导完，外公就坐在边上，眼盯着我，嘴里不断指导着，纠正着我的错误，见我砍得还顺，他再点起一袋烟，嗞嗞地抽起来。

学会了砍柴，于是单飞，和小伙伴自由去砍柴了。砍柴生涯，一本书也写不完。放学回家，匆匆往肚里扒进一碗冷饭，然后上山，天黑前，至少砍一捆回家。有柴的地方，越来越少，爬松树砍枝条，松树会被砍柴的孩子割得只剩下秃秃的主杆，一捆柴，要翻好几座山坳。

不读书的日子，我们小伙伴一起砍柴，都跑到“飞机目标”那里去，从山顶再往下翻几个山坳，那是别人家的林地，算“偷”。那里的杂树，又粗又壮，一根就有一百多斤重，“偷”一根，来回一整天时间。最

幸福的事是，父亲回家休息，会来大坞接我，担着柴，越来越艰难的时候，突然，父亲出现，随后，在小伙伴们羡慕的眼光中，很轻松地跟在父亲后面回家。

像猴子那样窜来窜去，附近的山，我都极熟悉，有时，看到一丛还没长高的杂柴，位置也比较偏僻，就有些不舍得，先留几天吧，过几天再来砍，而对亭亭玉立花枝招展的野百合们，根本无暇顾及它们的美丽。

霜降后，山里常有意外收获，爬着爬着，钻出一树杂柴蓬，伸出头一看，一树野生猕猴桃像铃铛一样挂着，立即尝尝几个，然后用袖子擦擦嘴，一个个摘到衣裳中，有时多了装不了，就脱下长裤，扎紧裤脚装。每次回白水小村，看见那些山，就会想起砍柴的日子，年少的我，砍柴这件事是值得自豪的，至少，我学会了为家里分担。

经常往山上跑，险情也不断发生，我在《惊蛰》里就写过被竹叶青蛇咬的经历，不再重叙。我的左手中指有蛇咬印，右手掌中，还有一个深深的被竹根尖刺伤的痕印，那是不小心从山上连摔几个跟头，手掌扑进竹根中留下的。还得学会避石滚，这也是一项山野生存技能，比如，在空旷的山湾行走，上头的小伙伴，一不小心踩松了一块石头，石头往你的方向滚来，你要是慌张，极有可能被砸中，方法是，先盯住滚下的石头看，等到快要接近你时，往左往右侧身就可以了，不过，这需要镇静的心态和胆量，那种场景，现在想起来，依然有点胆颤，万一避得慢几秒呢？

现在的公园里，红花榿木已经成为重要的景观树，它和我们捆柴的“坚漆条”同科，榿木只开白色细

花，红花榿木有各种造型，红色、粉红色都有，树干也有粗壮的，每当我走运河看到它们的身影时，砍柴的经历就会如在昨天浮现。

三

砍柴累，挑水库，还不算最苦，最难的要算夏季的“双抢”，抢收抢种。

江南的农事，特点明显，“双抢”就是如此，早稻收割，晚稻下种，都有时间要求，天正热，人也正忙，我感觉，生产队里，永远有干不完的话。

凌晨三四点，星星都还在睡觉，打着手电到秧田，先要拔秧，一把一把拔下，洗净，捆紧，几十根秧捆成一个。队里是记分制，比如，15个秧记一分，起得早，拔上150个，10分就到手了。

尽管天没有亮，秧苗田里，唰唰唰拔秧，啾啾啾洗秧，然后用力一甩，快速用细棕叶绕几圈，扎紧，往后一丢，自己的秧自己有数，十个十个码好。早饭前，百把个秧，我也能拔到。不过，拔秧伤手指，秧也有毛刺，拔多了手指容易出血，有的秧板硬，特别难拔，右手食指首先破烂，只好用胶布手指上绕几圈对付着。

割稻也要起早，一般都是几种组合，劳动力多的家庭，本身就是一个团队，几个人在前面割，两个壮劳力打稻，脚踏打稻机，一下一下用力猛踩，咕咕咕，机器悦耳的声音，带着丰收的满足，双手捧着稻把，滚筒筒快速滚着，插着围圈的稻桶，不一会就满起来，一箩一箩装满，满一担就迅速挑走，生产队的晒

谷场上，早就有人等着，称重，往簸箕上倒，隔几个小时翻一翻，把一下，傍晚时分，风车扬起，这是一个去瘪留壮的过程，风车下哗哗留下的，都是可以入仓的好谷。

流水作业，各个环节都在紧张有序进行。收割完稻，拖拉机和牛上场，外公放的牛就要出力了，人的“双抢”，也是牛的“双抢”，犁，耙，耖，水田细腻平整了，一担一担的秧苗就挑上来了，将秧四散一一丢好。这也是技术活，不会丢的，东倒西歪，不仅不方便种田的人取秧，还极有可能将秧折断，种田高手们，一去一个准，秧苗稳稳地立地水田中，位置间距都恰好。

丢完秧，第一个下田的，基本上是充满自信的第一高手，笔直，均匀，速度快，一个紧跟着他下田的，都在他身旁分开，往往是，最后一个下田，第一个已经将一轮种完了。我们的种田法，一次每人一行种六棵，两腿为界，左右各两棵，两腿中间两棵。种完一行，或两行，两腿往后直退，以第一个人为标准，紧跟，不能歪，一歪，后面的秧就可能种到脚孔中去，人还没离开，秧苗就浮起来了，补种费时费力。

种田的快和慢，取决于分秧，拆开一个秧，分出两把，另一把丢到身后，左手捏着秧，拇指和食指并用，将秧分出，一般来说，一棵秧几根秧，和品种有关，有的多几根，有的少几根，左手秧分出，右手拿种下，要想快，左手不能搁在左腿上，搁腿上，姿势会舒服一些，但速度不快，你看到的情景是，左右两手，基本靠在一起，一边分一边种，几秒种一行，这几乎就是比赛，和天公比，和季节比，和人比。

一轮下来，已经有些累了，但不能休息，要连续，累在什么地方，没有种田经验的肯定不知道，我告诉你，腰累，因为连续数小时弯着腰，那腰就像要断掉一样，种田割稻，腰都受不了。如果你常常伸腰，那是另外的事，不过，生产队长会骂得你狗血喷头。

“双抢”也有轻松的活，就是晒谷，一般人轮不到，队长会让知识青年干，拿个长把叉，不需弯腰，扒一扒，翻一翻，再扒一扒，再翻一翻。在十几张簸箕间来回，然后躲到屋檐下避雨，住在我家的知识青年萍儿就是晒谷的主力，女孩子，生产队长自然要照顾。

白水有好几个知识青年，四队五队都有，广王这边更多，他们有一部分住在知青点，队里专门造的房子。突然有一天，大队茶厂来了一大队人马，男男女女，都很文艺范，还随车运来好多器材，人和物，将茶厂塞得满满的，自这一队文艺范来了后的大半年时间里，白水的白天和晚上就常常热闹无比了。

四

1980年7月31日，傍晚，白水老房子的后门，连续阴雨后的放晴，我们将饭桌搬出，炒鸡蛋，咸菜老豆腐，长豆角，反正都是农村的家常菜。外公，母亲，妹妹，弟弟，晚霞高挂，空气中透着一股舒适，一家人坐定，吃着饭聊着天，中心话题是我，高考成绩还没有出来，我也忧心忡忡，那时没估分，心里真没底，因为我已失利两次。

外公不断地宽慰：你今年一定能考上，一定能考上，通知过两天就到了！自高考后，他就一直这么宽慰我，外公说话有些小结巴，重点句往往有“考考考上”。

乘闲聊完天，晚上九点不到，都休息了，农村人睡得早。外公一直睡楼上，一个人睡。大约半小时不到，楼上就发出了啊啊啊的声音，有点响，我和母亲直奔楼上，外公已经说不出话来，嘴里流着口水，双手乱挥，有些挣扎，母亲让我快去家对面的百江卫生院叫医生。一片漆黑中，我捏着手电朝百江方向跑，穿过机耕路，跑过罗佛溪，我知道，溪水这几天刚刚涨过，幸亏有了水泥桥，要是以往木桥，一涨水就垮，两边断了交通，麻烦就大了。

喘着大气跑到卫生院，值班医生听我简单描述，拿了听筒，背起药箱就跑白水。我估算，叫医生来回，一共半个多小时，我们到楼上，外公已经完全昏迷，一测血压，230多，无疑，是高血压引起的脑中风，只是，外公平时也没什么病，从来不看医生，我们都不知道他有高血压。

外公陈老三，刚七十岁，就这么走了，没有留下任何遗言，他唯一惦记的，是我这个外孙的高考，两天后，我的通知到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7月31日，高考成绩其实已经到达县教育局，只是由教育局通知到中学，再通知到个人，需要时间。

外公出殡时，我捧着“倒头饭”在前面引路。“倒头饭”是百乡俗，人去世后，一碗饭上竖卧一个剥去壳的鸡蛋，鸡蛋中间插一双筷子，放在死者的头部位置，此饭一直要到出殡，安放在死者的坟前，按乡俗，捧“倒头饭”应该是长子，外公只有我这个长外孙。

“八仙”（八个抬棺人）抬着棺木，几十米就要停下来歇，这是仪式，棺木停下来时，哭声一阵骤响，我就跪在前面，一直抬到小坞口的香炉山，上山几十米，外公的坟坑就到了，“八仙”卸下抬杠，用多圈绳子吊着棺木，小心翼翼地放进坑底，铲土覆盖前，我大喊一声：外公，天塌下来了！声嘶力竭，心如刀割般的痛，我一直忍住哭，喊完这一句，再也忍不住，大哭起来，这情景，至今想起来，依然止不住泪盈。

随着我的哭声，又一阵哭声骤响，更加剧烈，“八仙”纷纷铲土，做坟。父亲在外公的坟边种了一圈柏树和杉树，外公就那样永远躺在了青山的怀抱中，前方广阔，东方升起的太阳，日日陪伴着他。

年年清明节，我们去祭扫，看着外公坟前树一点点高起来，四十多年过去，外公坟前绿树早成荫，外公也一百一十多岁了，母亲和我都感慨，要是外公生前知道我考取了大学，那该多高兴呀！这成了永远的遗憾。要是外公能多活二十年，那我们至少可以多尽一些孝，他没有真正享过福，似乎永远干着各种活，下雨天，他也默默坐在天井边上打着草鞋，累了，抽一袋烟，抽完烟，烟杆朝凳上磕一磕烟灰，继续默默地打草鞋。

现在想起来，最遗憾的是外公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，我又不会画画，无法描绘他的音容笑貌，只能勾勒如此。

五

一日回家，母亲给了我一个旧纸袋，说是我的东西，从旧书箱里找出的。临睡前，我细翻，一本旧杂志，一个旧笔记本，杂志是《浙江师范学院学报》（社科版）1985年第1期，封面很旧，却干净，里面有我一万多字的大学毕业论文《新修辞格辨》，我太熟悉了，大学的三四年级，我将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修辞研究上，100元的稿费，抵过刚工作时两个月的工资。

笔记本是我三十多年前差不多用完的一本手稿，里面有不少习作，封面下有一句毛姆的话：一个人既然下了决心，最好是立即行动；扉页上这样写着：你种田，一粒米是一滴汗，我写作，一个字是一滴血。扉页上的句子，不是我原创，不知道谁说的，当时写下，只是觉得合适自己，种田和写作，一样的道理。

一夜深睡。清晨，推开后窗，兴趣盎然地看着眼前陌生而熟悉的世界：白墙黑瓦，晨炊袅袅，小村沐着晨光，大坞小坞如在画框，山连山，云叠云，层次递进，透逸至“飞机目标”，像极了黄公望笔下的富春山居图，我不确定黄公望有没有经过我家门口，但他一定长久地在富春山里转悠过，我忽然想到了白水小村新的注脚：白云生处，依水的小村庄。

山风不动白云低，云在山门水在溪。我的出生地生长地，我心心念念的白水，南方中国一个普普通通的山水小村。